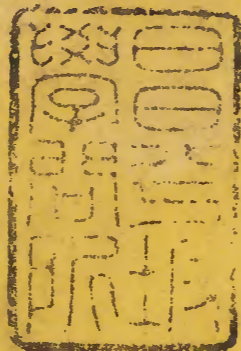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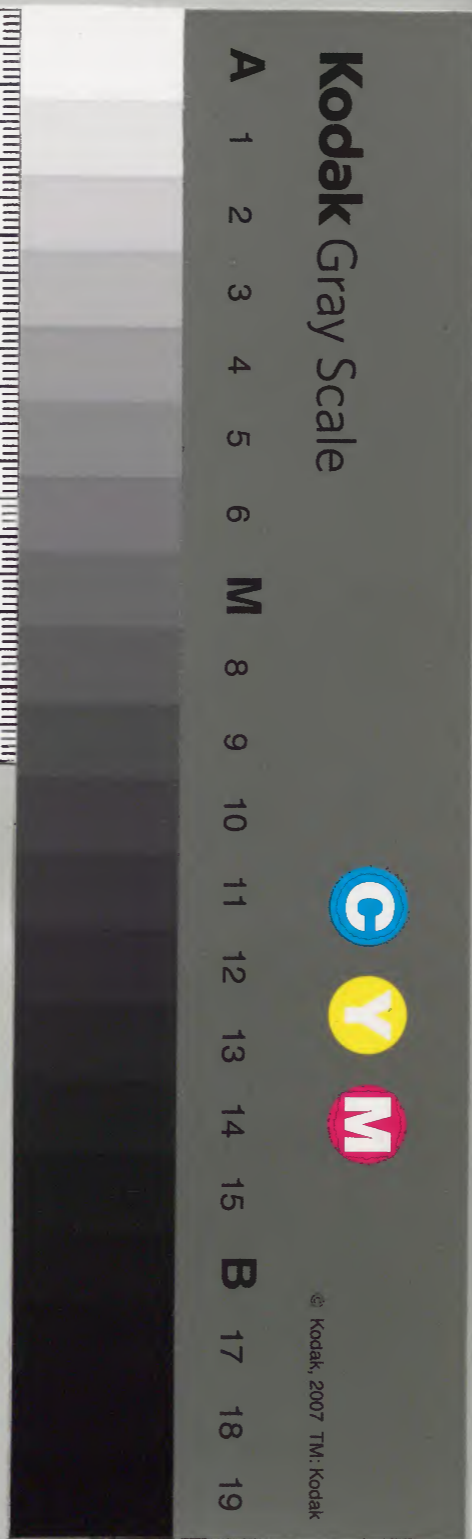
卷三十四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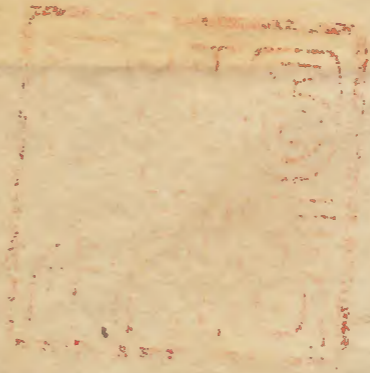


漢	九	函	號	類
書	四	三	一	三
門	四	三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漢
函	九	四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33)
函號	299 1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二十四上

出處門

進退附仕隱

淺草文庫

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而程子曰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
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
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又曰樂行憂違皆道也非已私也

又曰潜龍勿用陽氣潜藏非已時也

方陽微潜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潜之為言也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三三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

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

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無譽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而能慎如此則無害也

括囊无咎

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

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

六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無令譽可得無咎言當謹自

守也

三三屯初九磐桓利居貞

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居屯難之世居

下位者也未嘗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

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守其志居人處屯

言言言
難則鮮能守正苟無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
之屯乎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
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行其正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一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
難遭迴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
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

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
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
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
往求於婚媾也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一守中
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
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
志節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同乎初為賢明剛正
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遽二以柔近
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朱子曰字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
至於十年則難从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
十數之終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陰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
妄動雖貧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無應援將安之
乎如即鹿而無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
無導之者惟陷入於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
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一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無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
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二蒙亨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初筮吉再三瀆瀆則
不告利貞

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求時中乃致亨之道六
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五居尊位
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
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

所信向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不陰故宜有戒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

初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三三需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蹈其義不困窮矣

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曰其義不困窮矣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

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
 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
 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呂氏曰易傳云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
 志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
 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愚謂
 氣體不克則有憔悴而已爾心志不和則有忿躁而
 已爾若是者且不能保其生况能俟命以有為乎借
 使有為以憔悴之質忿躁之心安能負荷天下之重
 而平享天下之事乎有志於需者當深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
 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
 不能安守其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
 者也初豈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
 處不失其常則可以無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
 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
 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無大害終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綽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順則致喪敗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六三切逼上體之險故云災在外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故云自我致若敬慎量宜而進則無喪敗也需之時需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而進也直使敬慎無失其宜耳

三三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

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吝故必推原
 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决卜度非謂以筮龜
 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
 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
 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為正應也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
 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
 身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
 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

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
 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
 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已乃求
 求曰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
 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二三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
 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

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貧躁而動求去
 乎貧賤其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
 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
 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安履其素而往者非為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
 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其安履其素
 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

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居之人處之則能貞

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
 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
 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三三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以陽爻居下是以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
 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
 必以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

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朱子曰征行之吉

六也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二三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無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無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其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

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或問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未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啓後世爲苟容幸免之弊懼非所以爲訓也

三三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無應拔而處無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

偶於特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會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力度分安於不求者有清介自守不履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三三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莫明于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
 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
 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
 行於一身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
 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
 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
 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
 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
 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
 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觀象曰觀國之光尚賓

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
 蓋時無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
 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
 見國之盛德光華如人所謂非常之遇所以志願登
 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
 其志意願慕賓於王朝也
 三三三剥不利有攸往
 剥者羣陰長盛消剥於陽之時象小人剥喪於君子
 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

小人之害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二剥剥也謂剥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剥也夏至一

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成剥是

陰柔變陽剛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剥消於陽

作剛故君子不利有攸往也○朱子曰剥落也五陰

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盛陰盛長而陽消落九

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

有順時而止之象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君子當剥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剥

三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剥之道君子當觀而體

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

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

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

事天也

三三咸六二咸其腓居吉

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趾行則

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

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

言言言 卷之三十四 十四
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惟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三三 遯
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

剛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相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遯也

遯亨小利貞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神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遠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無必同也陰爲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太貞而尙利

小貞也。○朱子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遁，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二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攷。象曰：遯，亨，遯而亨也。

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與下六五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無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人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

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在前也前者先進故初乃

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

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

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無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見幾先遯因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

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

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朱子曰遯而在後尾之象

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則可以

免災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

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

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幸於所私至於

蹈辱其身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

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

恐其失於正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
意而至於不善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
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無係應然與
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
無私係之夫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
此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之至五遯將極矣
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
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乎中正而已

象曰嘉遯貞言以正志也

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
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惟在正
其志而已矣

上九肥遯無不利

肥者克大寬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
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無所係是遯
之遠而無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
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遜之遠無所凝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决无疑也

三三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退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遂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進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三三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象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恠故有

詩書卷之三十四 十一

所往適則主人有言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耳其事尚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穰生之去楚申公白公日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穰生之去避昏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在懦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哀閔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

獨潛士室故人以爲狂卒免黨錮之禍而人有言胡足怡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遜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不無悶雖不食可也

三三三蹇初六往蹇來譽

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無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不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無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六有碩義

三三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其勢薰爍其中心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曲上九敦艮吉非謂其止而後吉也

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正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

人之所同患也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天下之事惟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

吉以其能厚於終也蓋謂始也立言者也上文
論語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見變而止

朱子曰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
食祿皆可恥也亦謂始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言危言危行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

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上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

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

如夫子之對陽貨云耳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南容字子容

朱子曰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

季世也南容字子容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甯武子字武

朱子曰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

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

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

心竭力不避險難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

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甯武子事見春秋左氏傳僖二十有八年晉侯伐衛憂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子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城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騎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餽焉二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朱子曰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

言書言
卷之十一
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
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
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
本心哉蓋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
閔子其賢乎○或問謝氏之說粗厲咸奮若不近聖
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
卒而已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朱子曰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
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

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
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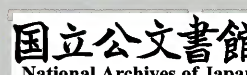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其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其身而去之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
其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于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

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賢者辟世 不與世同其俗而與世同其
 時朱子曰天下無道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避其地而與世同其俗也
 去亂國遠治邦 意謂避其地而與世同其俗也
 其次辟色 避其色而與世同其俗也
 禮貌衰而去 命問其意則皆無可去之義存於心不
 其次辟言 避其言而與世同其俗也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
 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黃氏曰四者固非有

既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
 則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
 平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
 子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
 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不可而為之者與曰使乎非其時也
 朱子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
 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
 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



不可為之時也。○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
 以是為言然無孔子之聖則寧為晨門而自處於抱
 關擊柝也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可謂
 不賢也已。○南軒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
 于旅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為
 其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聞其柝夫文位而重其柝夫文位而重其柝夫文位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和文之志問荷蕢夫問刺而夫夫蕢行所也日
 莫已之已音紀餘皆以○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
 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
 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於心而改事
 與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
 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
 無所難矣。○南軒難作去聲謂其言之果無得與辨

論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
 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

朱子曰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
 隕深味之○或問衛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
 魯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

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
 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
 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
 知矣故對以未學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
 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使靈
 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
 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
 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孔子之行又以禮
 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
 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南軒曰夫自

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
 術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
 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
 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
 孰禦焉不然三綱倫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
 精果何所用哉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朱子曰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
 之志也蓋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

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隱
 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
 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於天下矣蓋其所達之道即
 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朱子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
 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
 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揚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或問尸諫之說曰按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
 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
 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吊
 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
 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有以伯玉得明哲
 保身之道而史魚所不及者非也伯玉所以如此蓋
 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

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初非專為明哲保身之
 計也君存則出處於義而已非有計較利害之心
 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矯訐之過則在已固為未合
 日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
 計以不敢過於為直亦不專為保身計也○南軒曰史
 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之可卷而懷則能因時而屈伸矣故謂
 之君子然此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懷之意
 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且不與其禮其事也而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矧孔子之亡而歸
 之豚欲命孔子來拜而見之也不與其禮其事也
 謂孔子曰來乎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南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不與其禮其事也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
 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

孔子而諷使速仕見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
 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
 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
 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
 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
 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
 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
 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或問首章之說
 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

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
 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見
 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
 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
 嘗誑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
 為誑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
 其白為也距勉賢莽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白附於
 夫子豈不謬哉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
 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
 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酌酢而自然中節也○黃氏

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陽貨之言集註所謂諷使
 速任亦謂是也其語意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
 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而去其速豈復與我而為我
 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任也學者於此章固當因是以
 得聖人待惡人之道又當知聖人之言動從容中節
 如此者蓋道全德備義精仁熟如化正生物者自然
 而然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勉也○按夫子之見陽
 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語孟子數條附此○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傳曰
 天下有山山下趨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

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蓋以惡聲厲色遠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迤邐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睽初九見惡人无咎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象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洪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豈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化好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朱子曰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若孔子之於陽貨也。

論語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其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異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諷孔子孔子云云蓋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免乎。謝氏曰聖人之言

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

以得之也○或問夫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殺梁子蓋以爲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楊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八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以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曰南子旣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時之所當行

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辭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淄亦何為拘拘翦翦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

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朱子曰王驪齊嬖臣也輔行副使也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音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敖驩字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

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
異乎○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朱子曰是時齊
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
禮則職喪泄其政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云云○南
軒曰王驩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言者有就位而與
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謂之也孟子獨不與言者道
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爲簡已者蓋孟子爲時之所
尊驩雖小人亦幸其少假辭色是以望望於此而以
不我顧爲簡也孟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爲言何其正

大而不過與蓋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
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申禮則自陷於險艱而已所謂
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豈有宅哉亦曰禮而已矣禮之
所在何有於我哉或者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貴近先
生曰獨不勸以盡禮而勸以加禮乎禮盡處豈容有
加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聞宋璟之名而欲
致之明皇敕使璟往至則比望再拜謝恩而稱疾以
退璟亦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厮役也往赴其集義
阿君子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爲盡善矣○愚按

遜睽之義既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德未至於聖學未
 可與權則遜之遠小人孟子之待王驩其正法也昔
 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也先生曰
 聖人所為賢人自不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否
 曰不敢見曰何故不見曰待某磨不磷涅不淄雖佛
 胖召亦往况南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
 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楊思勉伊川先生之於
 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士大夫居官立朝不
 免與近習接者當以此為法不然則未有不陷焉者
 也○又易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

若濡有愠无咎夫子以温嶠之於王敦譬之此又別
 為一義雖非平時待小人之正法然處變而不失其
 正亦學者所當知其詳見於本義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其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
 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或問云云曰蘇氏得之蘇氏曰孔子之不取畔人天
 下所知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
 其有善心而收之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
 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
 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張敬
 夫曰弗擾不稟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
 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爾後世亂臣賊子所以惜
 虛名而為篡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
 往耶有言曰夫子以亂易亂故王廷望之也

佛肸召子欲往曰吾欲死而後已言者限以中亦所
 朱子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在善子欲蓋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佛肸事
 子路恐佛肸之幾夫子故問此以止天子之行親猶
 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能之未許也然天子欲之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磨不磷涅不緇也
 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
 磷薄也涅染緇也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已楊氏曰

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困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
 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
 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
 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
 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
 為奴為紂所囚者迹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
 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

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
 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此
 人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社也見
 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荷其君
 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
 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
 敢死則其為諫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
 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
 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
 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

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南軒曰
 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而盡其道。諸地俱立
 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
 各自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這得之
 所為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為仁。以其至誠惻怛
 克盡其道也。以而不以為其下也。見三才章。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且
 朱子曰。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
 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

非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識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
 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言而亡之矣。或
 問柳下惠仕而屢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
 去。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
 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
 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
 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
 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
 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
 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若泛然無所指。蓋

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
 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
 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黃氏曰列三章
 於篇首以見聖人之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
 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李氏則吾不能以李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人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
 子聞之取○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
 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

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
 可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
 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
 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
 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
 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
 魯也有彼婦之日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

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南軒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尊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不諫猶士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適楚故接輿歌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與欲聞而辟之也

長津築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朱子曰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

小濟渡處與之言而耦也

長沮曰夫執轡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

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

士哉耦而不輟

下朱子曰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

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

子獲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語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土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

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

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朱子曰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
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
也芸去草也二下以無益也天不而棄之也

子路拱而立人不席蒞亦天印也此其言也此也
曰知其隱者敬之也國天不無益也此以節也此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同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
子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
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
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
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
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楚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
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
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



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故弱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或問知道之不行而徒任可乎曰仕所以行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

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恕于然忘斯世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與然卽三章而讀之見夫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此四子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清風高節猶令人起做起慕恨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真不啻若犬彘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於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

非其真可敬也歟故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
 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
 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
 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桡下惠少連
 朱子曰逸遺也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太
 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桡下惠少連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桡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

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曰
 有存德也明不懈暮悲酸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
 見矣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曰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信身中清廢中權下而思於道見
 仲雍居吳斷髮改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
 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也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
 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邈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榜下惠少雖降志而不在已雖辱身而不
 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
 也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
 流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
 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
 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
 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
 子之徒也南軒曰無何者不以可為住
 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住也其曰無者言其不有

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當可則可當不可
 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其惟天乎其惟聖
 人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
 免有可故孟子所願學孔子而已
 記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去
 愚按內則一書古者學校教人之法也自其始學之
 初即知此義是以出而從仕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無貧位慕祿之私焉其視後世學校之教專以利祿
 誘人者異矣

大傳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
 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恐而下遠罪也
 子曰事若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
 信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朱子曰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可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
 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
 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

朱子曰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
 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
 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以速當於理而已○南
 軒曰所居之時雖同而所處之地有異則其進退語
 默各有攸當不可得而齊也蚺鼃之在靈丘其職未

大可以言也而請士師庶幾乎欲有補於君也士師掌
 從國之刑罰而立於朝王有失德朝有闕政士師所當
 子言也故孟子以數月為淹久而欲其言砥鼃於是諫
 於王言不用而去之庶幾得為臣之義矣齊人以為
 孟子所以為砥鼃者固善而孟子久於齊曷不諫乎
 若諫而不聽曷不遂去之乎蓋齊人未知義之所在
 也夫有官守者其守在官不得其職則當去有信責
 者其責在言不得其言可不去乎若孟子則異乎此
 矣居賓師之位無官守言責之拘故得以從容不迫
 陳善閉邪以俟其改故曰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

孟子曰
 有官守
 有信責

文政重庠

